

華藝出版社 葉楠著

軍
中
文
學
精
銳
展
示

中國當代著名軍中作家精品大系

血紅的雪

葉楠。軍隊作家。30年
生于豫南信陽。48年，參
軍，六十年代中期始，從事專
業文學創作。創作體裁為詩
歌、散文、小說、電影劇本。
如《甲午風雲》、《巴山夜
雨》、《姐姐》等。現為中國
作家協會、電影家協會理事，
中國筆會會員。



你渴望了解：血火迸濺險象環生
的戰爭風雲嗎？你憧憬堅韌而
沉重平凡而輝煌的軍旅人生
嗎？你對博大而深邃敏感
而多情的軍人的心靈世
界有興趣嗎？請傾聽
來自12位軍旅作家
心中的吟唱

ZHONG GUO DANG DAI ZHU
MING JUN ZHONG ZUO JIA JING PIN DA XI

線 色 風 雲 這 邊 獨 好

血紅的雪

葉楠著

華藝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24 号

书名：血 红 的 雪

作者：叶 楠

出版：华艺出版社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化工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181 千字

印张：8.75

版次：1993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书号：7—80039—876—5/I·382

定价：6.50 元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在小平同志文艺思想指引下，军队文学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众多老中青作家以饱满的激情、新颖的手法和独特的文学样式，讴歌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颂扬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人新事，创作并推出了一批在当代文学史上极有影响和价值的文学佳作。为展示军旅文学的新景貌，我社将出版由王蒙、徐怀中、冯骥才主编，冯牧作序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该套丛书首批选用了12位作家的创作精品，每位作家一集，每集20万字左右，包括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和文学评论等几种主要文学样式。

为促进军旅文学创作，不断推出军中文学新人，今后，我们还将陆续出版军中作家的优秀作品，希望军内外广大文学名家和爱好者给予热情的关注和大力支持！

序

冯 牧

值此《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首批12种)即将问世之际,华艺出版社的同志们希望我能说点什么。我想,为军事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对我这个“老兵”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

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我的比较青年的一段时光正是随着人民军队迅速成长壮大的足音匆匆走过。戎马倥偬中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雄奇壮丽的、虽然平凡但也给人留下了或美好或严峻的人生印记的历史时刻。在那个年代,我和我周围的许多人都曾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讴歌这支可爱的人民军队和她所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祖国建设事业。其中不少我所熟识的同志此后都成为了卓有建树的军事文学最初的拓荒者。部分地由于这些原因,几十年来,我一直对军事文学保留了一份独特的深深的情感。

如众所知,五、六十年代之交,我国的军事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大面积丰收的辉煌时期。一批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部队作家写出了一批反映革命战争历史画卷的长篇小说,并以其激昂的旋律、饱满的情感和扎实的生活积累塑造了众多的

英雄人物形象，赢得了极为广泛的读者。它们不仅标志着当时军事文学所可能达到的高度，而且还当之无愧地代表了当时整个当代文学的较高水准。这些作品虽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和历史进程所造成的思想局限性，但今天回想起他们当初的巨大影响来，仍然是令人激动和难以忘怀的。这些军事文学的拓荒者的业绩及其创造出来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传世之作，毫无疑问地将成为重要的篇章永远记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中。

但是尽管如此，凭心而论，纵向比较而论，军事文学更加全面与深入的发展与繁荣却是在新时期中得以实现的。这不仅表现在创作队伍从量到质的大幅度的提高——一批老作家重振雄风，宝刀不老，笔耕不辍，精进不已；一批新人更后来居上，青胜于兰，给军事文学贯注了勃勃生机和逼人锐气，借用一位军旅评论家的话来概括，到80年代中期就已然形成了“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联手作战”的鼎盛格局。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另一方面——在反映军旅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表达技巧的多样和创新方面，都挣脱了许多羁绊与桎梏，较之五、六十年代有了不可比拟的革命性的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事文学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取代的组成部分。并为整个新时期文学的进步作出了令人钦敬的重要贡献，屈指算来，新时期军旅文学至今已走入了它的第15个年头。当此之际，华艺出版社以一种战略眼光和气魄隆重推出以活跃于这十余年间的一些作家作品为主体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

家精品大系》，我以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它既是对新时期军事文学优秀成果的一次系统回顾，更是对老中青三代部队作家中坚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仅从首批12种书来看，这一特色已十分明显，既有三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又包括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等主要文学样式。（说到文学评论，我不免要多说两句。由于评论“市场”小，目前所见到的各种“丛书”一般都少有收入“评论”者。因而华艺此举更见其不俗，一是编者动机不纯然为了“经济”效益；二是编者眼光独到，正如主编之一徐怀中所言：“不妨说军事文学批评与创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对称的‘两翼’格局，至少理论批评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翼。它对新时期军事文学进军所起到的呐喊鼓吹、推波助澜以至点拨引导的作用是谁也不能抹杀的。”）总之，这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在军事文学发展史上，称得上是一项创举，也是一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我相信，这一艰巨而繁难的创意与劳作是一定会得到回报的。

我说的“回报”决不仅仅是指的“经济效益”——虽然这在目前很重要，甚至被一些人夸大到了唯一价值尺度的高度。唯其如此，我才更加赞赏“大系”的选择。在商品经济成为当今的时代大潮之际，严肃的文学事业更需要严肃的出版家的理解与支持。“大系”的适时出版，从最切近的意义看，无疑将可能在稳定与激励军事文学创作队伍的军心和斗志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加速当前军事文学的艰难启动，从而早日走出人们所忧虑的“低谷”进入新的足以使一切有志向的作家们纵横驰骋的开阔地带。

不久前，我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讨论会上针对当今文人“下海”现象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做“与其下海，不如

攀登”。在此，我想以一个部队的老兵和一个文学战线的老兵的双重身份，重提一遍这个说法；与其“下海”，不如攀登——攀登军事文学的珠穆朗玛峰。并愿以此和一切有志于中国军事文学事业的朋友们共勉。

一九九三年八月于北京寓所

作者的话

从我呱呱坠地那天开始，战火在我们家乡从未熄灭过。几乎每日，门前都有辚辚的军车和穿着各种保护色军装的军人匆忙地走过去。但是我从未想到过，我会成为一个军人，而且，以军人这个身份，终了一生。所以如此，不正是由于我所处的时代，我国处于深重的苦难中的缘故么！根据我的体验，军人作为职业，与文学、哲学……一切有关探索人心灵的学科，有最短的路径。也许，这是我所以成为作家的缘故吧！战火能最清晰地照亮人的灵魂。我几乎什么题材都写过，然而，我自己感到满意的作品——无论影片、小说——是以战火作背景的那种。如这个集子中的《血红的雪》和《惊鬼》等……

一九九三年五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序	冯 牧 (1)
作者的话	(5)
血红的雪	(1)
珍藏心底的温馨	(30)
大沟	(42)
沙砾	(63)
紫菀	(85)
榴花似火	(94)
惊鬼	(119)
三声铙响之后	(182)

血 红 的 雪

雪下得好急哟！好象天快黑了。这是他揣摩着，他什么也看不见。他坐在破棉絮和烂草堆里，心里想。虽然看不见，他能听见；没有风，只是在下雪，下很大的雪。这下雪的声音，他还很熟悉的。就跟毛毛细雨飘洒的声音一样，就象五月绒绒的杨花飘落的声音一样，极轻微的似有似无的“簌簌”声。他就坐在破炭窑里，听着雪花飘落。他也似乎看到了那飞杨的雪花，纷纷扬扬，那山，那冲田，那竹林，那些小茅屋，都将被雪盖上了，都将是一片白。这场雪下后，他想，那条河也就该结冰了，过河就再也不需要走那“吱吱嘎嘎”响的小木桥了。

“冬生，扔下放羊鞭子，跟我去打土豪去吧。”高金榜带着几个义勇队队员从结冰的河上过来，一面走，一面半真半假地对赶着一群羊的冬生笑着说。正在落雪，他们身上都是雪，象雪砌的人。那个时候高金榜是农民义勇队队长。

“你不是嫌我小么！”冬生的眼盯着高金榜腰里的单响炮。那单响炮上系的红绸子耀眼。

“不是又过了三个月么！”高金榜拍拍单响炮，脸上是诱人的笑，“你不是想要它么，这次打土豪，要是弄到匣子枪，就把它给你。”

“你哄我。”

“哄你是这个。”高金榜用手比划了一个乌龟的样子。

“真的。”

“有这些伙计作证。”高金榜指着义勇队员说。

“那算不算参加呢？”

“跟着打土豪，当然算正式参加。”

“好。跟你走！”冬生把鞭子一扔，勒勒腰间的草绳子，就走到义勇队队列中，跟着跑。

他放的那群羊“咩咩”叫……

“吱吱……”他听到老鼠在叫，还有它们跑动的响声，动静特别大，他听起来。还能听出这是五只，时间长了，都熟悉了，象老朋友。它们也饿了，自己没能出去要饭，它们也跟着受苦了。他喜欢这群老鼠，没它们，他在这空窑里，连个伴儿也没有。他不怕苦，他怕孤独。他给人家放羊的时候，也苦，可有一群羊跟着他，就象他的玩伴儿，有了玩伴，要好过得多。一个老鼠窜到他手边来了，他感到它翘着脑袋望着他，象是说：“老兄，你一天还没出去呢！你就不饿？我们都饿了。”他明白它们的意思。“怎么给你们说呢，今天下雪，我又感到头晕。走不出去。你们跟我饿一天吧，委屈你们了。也许一会儿，小刘能来，给带点什么也说不定。他知道下大雪我出不去。”他叨念着，老鼠象是听懂了他的话，就都进洞去了。他过去放的那群羊也是，很听话，也能听懂话。无论他们跑多远吃草，只要他打个唿哨，象一阵风一阵，都跑到自己跟前。记得，他扔掉鞭子走的时候，那群羊一齐“咩咩”地叫，好象说：“你就这样丢了我们！”它们不懂打什么土豪、革命，它们是舍不得跟他分开。畜牲也有情份。后来东家陈三爷没有因为他撂了羊，找他。敢吗？那时候，农民暴动闹得正红火。不但没找，还把欠的粮食（工钱）送到家。陈三爷是有田产的人，虽说不多——每年就打三四十石

稻子，后来也让给打了土豪了，弄得啥也没了。他能听高金榜一句话就走，是因为高金榜跟他哥是把兄弟。他哥去了汉口，当工人，后来让国民党杀了，说是因为当共产党。他侧耳听了一下，雪还在下，他不愿起来，在棉絮烂草堆里还暖和些。只是觉得饿，有点心慌。过去，废炭窑并不是没住过，开始闹土地革命的时候，钻山常住。那时候没什么。都是年轻人，义勇队员，后来叫赤卫队员。在一起挤挤还暖和。有时候还讲个故事笑话什么的。吃穿也不愁，吃穿都靠打土豪……

天快黑了。义勇队步子加快了。

“高哥，我可没家伙呀！”冬生一面走一面跟高金榜说。高金榜有单响炮，别的赤卫队员有九节鞭、大刀、长矛、鳖叉什么的，只有他空手。

“等等。”高金榜站住，从小赖子手里夺下砍刀，在路边树上砍下一个带弯的树疙瘩来。从衣襟拽下一块布来，把树疙瘩一包：“拿着，到时候往土豪腰眼上一捅，就能让他掏洋钱。”树疙瘩象手枪。

他把树疙瘩别在腰上，就又跟着跑。天快黑了，雪也下猛了。

“就这儿！”高金榜指着黑压压的村子说。

他们蹲在一个小竹林里，天黑得见不到五指，雪打得眼睛很难睁得开。

这不是谭湾么！冬生想。那我们是来打谭老六的土豪来了！他的心可是一咯噔。谭老六也算是他个亲戚，虽然是远亲，好象是他娘的娘家表舅，他该叫舅爷。就三个月以前，娘还带他跟两个妹妹来见过，是来借粮。娘把他们都带来。用意是让谭老六见到，一个寡妇家，带一窝没成年的孩子，孤儿寡母，能

不产生点恻隐之心，能不多少借点。娘还让他们兄妹仨勤叫点舅爷。谭老六倒没有不认这家穷亲戚，还是让他家长工量了二斗谷子。这会儿，进他家，打他的土豪，让他认出来，可有点难堪，好象还有点丧良心，他就是这么想的。

“高哥，是去谭老六家？”

“到了谭弯，不去他家去谁家？”

“高哥，去他家，那我不去。”

“为什么？”

“他……他是我舅爷。”

“去你的舅爷！你住茅草屋，人家可住青砖上顶的瓦房。”

“我有点那个……”

“娘的！义勇队还论私情。你给我们滚！”小赖子恶狠狠地从冬生腰里抢过来树疙瘩，就象是缴一个叛徒的械。“别，别。”高金榜从小赖子手里夺回树疙瘩，小声恶狠狠地向冬生说：“拿着，别他娘的给我丢人。走，跟着我！”把树疙瘩又给冬生别在腰里。

经高金榜这么一骂，冬生觉得脸上发烧，虽说是大冬天，还下着大雪。他牙一咬，就跟着冲进村子里去了，反正当义勇队，顾不得什么情面了。

也真巧，他们赶到大门口，门就打开了，露出亮，闪出个人来。是谭老六的长工，就是那个给冬生家量谷子那个，冬生一眼就看出是他，可能是出来干什么事，跟他们——义勇队撞上了。

“嗯……呃……”还没等那长工叫出声，就让小赖子跟高金榜捂住嘴、扭住胳膊，三下五除二，捆上了。是谁从那长工夹袄上扯下一块布，给他的嘴堵上了。冬生抓下他的帽子，是线

织的，叫“一把抓”，可以抹下来，遮住脸，只露出两个眼的那种。这时候，谁也没注意冬生要这帽子的用意，根本没注意他抓帽子。

高金榜示意让小赖子跟另一个人，留在门口，其他都跟他进院。

院子里没一个人，大雪天，人不会呆在院子里。高金榜哈着热气的嘴，对着冬生的耳朵说：

“冬生，你带路，成功不成功，就靠你了，你来过。”

这时候，还能说什么，到这个份上了，带路就带路，何况现在有了这顶帽子，抹下来，就遮住了脸，谭老六就认不出。路是记得的，他带大伙，穿过两重院，第三重院正房，就是六舅爷的内室，六舅爷跟六舅奶奶那儿。到了地方，他指指那花格窗透着光的屋，意思是，我可把你们带到了。高金榜也指指屋，意思是你往前走呀！反正躲是躲不了，冬生心一横，一抹帽子，就冲了过去，一脚踢开了门，直穿过客厅，闯进卧室。他一眼就看到一男二女，是六舅爷、六舅奶奶，还有个小姑娘。六舅爷跟着六舅奶奶横躺在架子床上，当中隔着烟盘子，烟灯还点着，那姑娘跪在床脚踏子上。后来才知道那姑娘是丫头，正在给六舅爷六舅奶奶烧烟泡儿。六舅爷六舅奶奶，见有人进来，刚想坐起来，冬生就把那包块布的树疙瘩，往六舅爷腰眼一捅。他可不知道接着该干什么，拿树疙瘩的手还发抖，老觉得六舅爷的眼盯着他，象是已经认出他来了。幸亏跟着进来的高金榜大喝一声：“不要动！”六舅爷六舅奶奶刚想坐起来，还没来得及，就都仄楞身子，固定在似坐非坐在位置上，脸色发青发白。那姑娘从脚踏子上“哇”一声滚下来……

现在想起来，真觉得惭愧。就象回来总结时，高金榜说的，

觉悟低。不过，高金榜也没有过份责备，话头一转，就说起冬生如何如何表现好的话。他说：“……虽然有错误，他年轻嘛，还是第一次嘛，而且到关键时刻，冬生那股劲儿，够猛的，人家不但带路，不但一马当先，还用那家伙（是说那树疙瘩）一捅，就制住了土豪谭老六。这次打土豪，他立了头功。这都看见了嘛。我们这回，不但打了洋钱，还把谭老六的匣子枪弄到手……”好象这一切，都是冬生的功劳，可小赖子不服气。他说：“这好，那好，你问他，为什么把个‘一把抓’的帽子抹下来？还不是不敢露脸！”高金榜笑着说：“这不算错误。闹革命，有时候就是不能露真面目。好了，大家都表现的不错。今天会餐，蒸腊肉。谭家的腊肉，膘厚，还透亮。”高金榜没哄冬生，自己有了匣子枪，把那支单响炮，给了他。

起风了。他听见。风象人一样，在山上跑。它能感觉到现在走到哪儿了，他是从河道里进来——尖声叫，象年轻的女人在嚎；再绕过那棵在山脚下的老柏树——呼呼叫，象老人呼呼吸气，扑向一片小松树林——唰唰响，象一群老鹰扇动翅膀；最后直奔这座破窑，又变成年轻女人的尖声嚎叫，窑顶上“噗噗嗵嗵”向下掉土块儿。这窑怕是不能住了，他想。

真值的活下去？两眼双瞎，没有一个亲人留在人世，而且没有立锥之地，象老鼠一样钻在这破炭窑里。他又想这个问题，生与死的问题。他想过多次了。他怎么觉着，他的没死，就因为死老跟着他、老威胁着他的缘故。才负伤那会儿，命很难保得住，奄奄一息，很多人抢救他，他自己也极力挣扎，挣扎着从死里逃出来。回到这山里，每天都有死的威胁，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让乡保队抓住，给毙了，就时时准备着较量，不甘心就让他们给杀了，就活着，那怕是要饭、住破炭窑。如果没有死的

威胁呢？他也许就没有活下去的愿望了。人活着怕就是有死的存在，活就是要跟死搏斗。他想。

想杀他的人也太多了。其中最凶狠的、也最恨自己的，要算庞启之——庞九了。跟庞九，本来并没有瓜葛，人家是大富户、地方一霸。自己是什么！小放牛的。过去，人家连看都不看咱一眼，是暴动、土地革命，才把自己拉到跟庞九他们成对手的位置。想到这儿。他有一种快感——泥腿子跟你们平起平坐了，岂止平起平坐，还让他们戴高帽，让他自己敲铜锣，自己喊：“我是土豪劣绅……”那个可笑的样子……

庞家寨寨墙上，一片红，纷扬的雪花，也掩盖不了那个红；黑沉沉的夜幕，也遮盖不了那个红。那里锣鼓喧天，那里鞭炮轰鸣，就带哨带旋的老北风，也压不住这喧闹。那是正月十五，正月十五闹元宵，正月十五闹花灯。红军一个团，上万赤卫队，红枪苗子，象树林子，人象九圈厚的城墙，围着庞家寨，没有让清乡团头子庞九有一丝惊慌，没有减少庞家寨一丝威风。庞九就象没事儿的一样，照样过十五，照样耍花灯，把花灯摆在寨墙上，让耍灯的队伍，绕着寨墙转，那火把，那五颜六色的花灯耀眼，雪花打着灯，灯撞着雪花。庞九可不是游乡那时候的庞九了，他神气了，他跟临头的死搏斗，他知道他不斗，就得死（可惜游乡那会儿，没杀了他）。他办了清乡团，拿整箩筐的银元，置办枪械，那清一色的快枪，他仗着拿快枪的清乡团，仗着他庞家寨有花岗石寨墙，他蔑视红军，红军手里尽是些残破的枪，还有土铳，更不要说赤卫队了，那些红枪苗子戳不倒寨墙！何况赤卫队手里并不都是铁的矛，还有些就是竹杆削尖了的竹枪。庞九老早说过：“就那几杆破枪，还有那些竹杆，就想破我庞家寨。哼，除非日头从西边出来！”他就是这么嚣张。